



## 歌仔戏《侨批》:

# 初闻涕泪满衣裳

歌仔戏是在近代才形成的新剧种。明末清初,漳州一带的锦歌、车鼓、采茶等闽南民间曲艺歌舞传入台湾,在闽南歌仔的基础上,吸收梨园戏、北管戏、高甲戏、潮剧、京剧等戏曲的营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闽南方言戏曲剧种。20世纪初兴于台湾,不久传及厦门,并迅速流布闽南地区和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地方。

厦门歌仔戏《侨批》一剧讲的是闽南青年黄日兴与如意青梅竹马,为筹备迎娶如意的彩礼,被骗下南洋做“猪仔”,矿工阿祥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黄日兴逃离金矿,唯一要求是要他替苦力们带银信回乡,告诉亲人他们还活着。用阿祥生命换来回乡机会的黄日兴到家却迎来如意出嫁。因为无法抵挡乡亲的恳求苦劝,从此黄日兴踏上“水客”(专门走南洋带信)之路……

可以说故事本身并非传奇,但不影响它“圈粉”,不少观众大呼“是歌仔戏的本来面目”,直言“动人”。

### 为何说它是“歌仔戏的本来面目”?

歌仔戏最早以一男一女的对唱为主,后发展为有生、旦、丑三行,并兼备科、曲、白的成熟戏剧。其生行有小生、老生、文生、武生,旦行有苦旦、正旦,丑行有三花、老婆等脚色。众脚色皆用真嗓演唱。可谓行当齐备。因其剧种形成较晚,所以其程式形成尚不足以称完备。但在所有的行当中,以苦旦最具特色。其唱腔既有悠扬高亢的七字调、大调和背思调,又有民谣诉说式的台湾杂念调,更有忧郁哀伤的

各种哭调。而其中哭调是标志性的。

《侨批》的主要内容是黄日兴与如意早期的缠绵爱恋,后期的相思之苦,南洋华工与亲人的思念之痛,黄日兴急转直下命运悲歌与其和命运抗争的嘶吼和呐喊。而歌仔戏本身的剧种特点就是唱长于说,音乐特点就是大悲大放。那么大段的、抒情的,甚至悲苦的情绪的宣泄,思念情绪的倾诉对于这个剧种来说,是先天的气质。将这样的字字血、声声泪用大悲大放的歌仔戏唱出来,这种基于音乐的表达方式是观众所认可的,所易于接受的,所以这个戏在音乐上是成功的。

这种和谐,建立在题材与音乐的契合上。而这种契合在深层次来讲便是选题本身与剧种气质的契合,也是创作者的文辞取向与音乐特质的契合。

歌仔戏因其成熟晚,所以在自身的程式形成上有着兼容并蓄的特点,并不像京剧、昆曲、梨园戏这些剧种程式定型很早,新程式的诞生也较难,受其程式规范的限制在展示近现代题材上有

着一定的难度。以《侨批》进行分析,剧中有一个细节——黄日兴与如意以木偶定情。木偶戏本身是闽南戏剧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以这一对木偶表现黄日兴和如意的爱情命运是编剧极巧的构思。在剧中黄日兴与如意多次以操控木偶的形式进行表演,同时剧中还插入闽南民俗舞蹈及其民歌民谣表演,如果换做其他程式定型较早的剧种,难免显得生硬突兀。但在《侨批》一剧中,男女主人公操作木偶的舞台表现尤为亲切和自然,因为歌仔戏程式形成过程的开放性,不仅不突兀,反倒很接地气,能够增加观众的观赏愉悦感。

中国传统戏曲用王国维之定义“以歌舞演故事”。而无论歌还是舞,其依托都是戏曲音乐。动有锣鼓,歌有腔调。剧种与剧种之间的差别主要是音乐和歌舞程式的差别。《侨批》做到了在音乐与程式上契合其剧种的本来特点。

### 《侨批》何以动人?

闽南地区有大量的华侨村,侨批是

整个闽南甚至福建几代人的记忆,每一封侨批背后都是血和泪,是老母倚门、鸳鸯单宿、幼子待哺。

《侨批》一剧讲的便是闽南民众的身边事,剧中人便是身边人,戏里事便是家中事,事件本身易让观众落泪,闻者动情。

而恰恰歌仔戏善于表现哀怨缠绵,进行情感宣泄。可以说,编剧在选题上独具慧眼,这样的故事用这样的剧种展现,其动人效果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

在主旨展现上,《侨批》深层次的主旨讲的是闽南人的仁义礼智信,但剧作者所选取的角度是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特定时代下行为。以主人公个人命运为典型性代表去展现一个时代闽南民众的集体命运,以一家之悲欢写一代人的离合。在悲欢离合之中,人物戏剧行动选择之时将剧作者的价值取向投射进去,这种发源于道德的选择影响了人物命运,人物命运又体现着戏剧主旨,不着痕迹的寄教化于戏台,观众也易于接受。由《侨批》一剧看来,用个人命运写时代变革,或许是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一个突破口。

歌仔戏《侨批》,令人落泪,令人反思。

观众是有血有肉的,只需要寻到古今同理之处,人我共情之处,将观众心头最软的地方轻轻一捅,泪水的闸门自然打开,情绪的火焰自然点着,道理与情感便一起涌上心头。

(作者:赵乐,民盟盟员,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编剧,福建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本文中所用剧照由歌仔戏《侨批》编剧曾学文老师及厦门市委统战部支持提供。

原文刊载于《当代戏剧》2020年第二期。)

